

国外著名科幻小说选



玫瑰日记



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

278

玫瑰日记

邵 柏 符 申 编 辑
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出 版
重庆市市中区胜利路91号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发 行
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印刷厂 印 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9 字数：20万
1981年9月第一版 1981年9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3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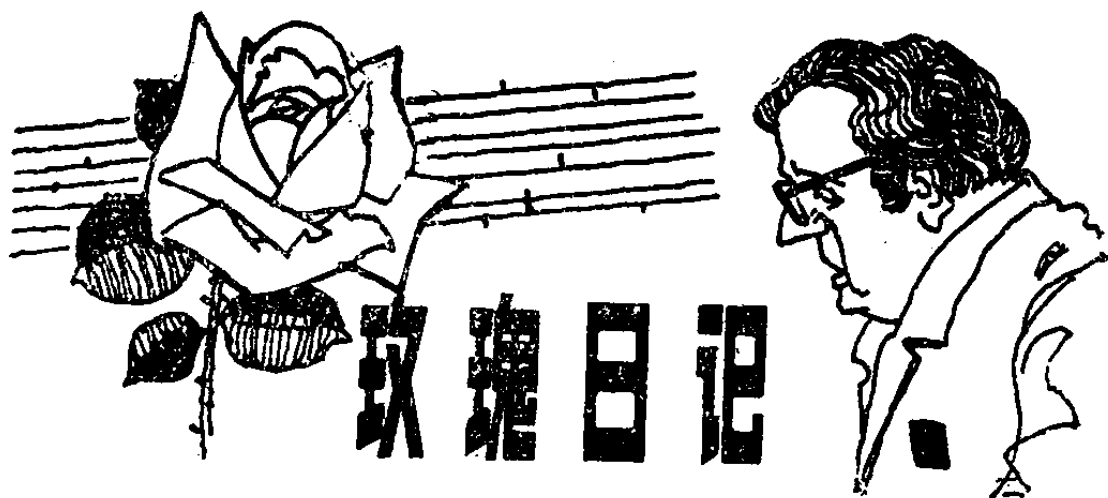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：17176·266 定价：0.95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收集了阿西莫夫等著名科幻作家的七个中短篇佳作。这些作品问世后，多被译成外国文字，收入不同的集子，广泛流传。这些作品的特点是，不仅对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如人们特别关心和感兴趣的机器人、宇航考察等做了大胆的设想，而且还尝试着对其社会意义做了富于哲理的形象描述。尽管我们对作者的幻想不能盲目苟同，但是做为不同流派科学幻想小说创作的借鉴和欣赏，仍然颇有价值。这些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故事性强，情节紧凑，跌宕起伏，艺术构思奇巧，文章引人入胜。本书可供广大青年和科幻小说爱好者阅读，也对专业和业余的科幻作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目 录

1. 玫瑰日记..... (1)
 2. 血人..... (31)
 3. 宇宙怪物..... (55)
 4. 神秘的死亡..... (83)
 5. 旧法新用..... (150)
 6. 戈梅期..... (162)
 7. 黑雅沙..... (197)
-



〔美〕李·奎恩 著

奥苏拉·K——李·奎恩是最富有成就的科幻小说家之一。她曾获四次雨果奖，三次星云奖，一次木星奖和一次全国儿童文学作品奖，也许可称之为最受大众欢迎的科幻作者。大概除艾萨克·阿西莫夫外，文艺界普遍承认她是位十分杰出的艺术天才。

《玫瑰日记》是李·奎恩作为1976年星云奖候选作品的得意之笔——它用伤感的情调描绘了阴暗而虚伪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中，人不过是一台可以随便摆弄的破机器而已。

8月30日

纳狄丝博士建议我写工作日记。她说只要记得细心严谨，事后一翻就能回忆起当时的观测，发现差错并汲取教训，从中体会到积极思维所导致的有益疗效和反之会造成的负作用。通过这种反复的检查对照，使自己的工作不断得以修正提高。

我答应每晚在这个本子上记录，到周末重温一遍。

可惜当助手时没记过，现在已经分配了病人给我，这样的日记就更得要对病人负责了。

到昨天为止共分给我六名病人，对一个心理观测医生来

说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过其中四名是我已护理了整一年的患孤独症的孩子，这是为国家心灵研究所请纳狄丝博士进行的专题研究服务的。对他们的观测，在儿童心理案卷里有专门记录。新收容的另两名是：

安娜·杰斯特，46岁，面包工人，已婚，未生育，确诊为抑郁症，有自杀企图，由市警察局送交。

非劳瑞斯·索德，36岁，工程师，未婚，未确诊，暴力型精神失常，由罪犯教养所送交。

纳狄丝博士强调每晚要记下诊治中随时对病人产生的那些想法，因为通过这种自发的激情最能使人增长才干，就象在心理观测仪前自我观测一样。她说最好写下来而不是仅仅录在磁带上，并严格保密，这样才不致随心所欲。难啊，我以往从未写过什么保密的东西。这样记日记，叫人觉着简直专门在为她这位博士而写！不过假如这日记还有点价值的话，过一段时间我还是可以请她看看某些部分，并向她讨教。

照我推测，安娜是因绝经过早而引起抑郁，施以激素疗法即可奏效。嗨！瞧我会不会是个相当糟糕的预言家吧。

明天起就要对各位病人做心理观测了。独立工作使我兴奋而紧张，急于动手。话说回来，以前当助手确也使我受益非浅。

8月31日

八点，对安娜进行半小时心理观测。十一至十七点分析观测资料。（注意：下次校准右脑波形！）在屏幕的思维显示带上，图像很难看清，几乎是个没有发音意识，没有知觉，飘浮无常的实体图像。明天应通过实验取得对她合理的激素剂量。

说来也怪，大多数人头脑平庸得出奇。当然这位可怜的女人目前处于严重的抑郁症中。她的脑电波信号一输入思维显示带，就形成一团乱麻，毫无条理。感觉显示带上呢，信号又截然分开，且含混不清。而从这含混不清中分辨出的事物又如此扯谈：一双旧鞋和单词“地理”！鞋的形状也不确切，仅为“一双鞋”的示意图而已——可以是男鞋，也可以是女鞋，可以是深蓝，也可以是棕色。明明可以确定一种形状和颜色，但她的脑子却不去认真地设想观看任何东西。正常人不会这样，这是抑郁的症状。当我念一年级时，曾对别人的头脑好奇得要命，总觉着各人互不相同的头脑，对于这千差万别的世界和人们千差万别的意想感情，会反映出多么妙不可言的色彩啊。那时候，我可真算得个原始愚昧的大土包子！

有一次，在拉密亚医生的训练班里听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讲学录音，这才首次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原始愚昧。这篇录音讲学根本没涉及到一株具体植物，甚至边都不沾。不了解橡树和白杨之间，以至雏菊和玫瑰之间有何差异。对他来说，一切不过是抽象化的“树”、“花”罢了。人们的脸也是这样，他认人主要是看名字，就像认标签那样，而不是看脸。当然，这是种“抽象型”的脑子，但它兴许比各种感知都淤泥般浑浑沉沉混在一起——就像这幅浓豆羹中有双鞋的图像——这样的“具体型”头脑更为糟糕。

我这不又在向原始愚昧“退化”吗？我对这个抑郁病人的思维研究了整整一天，结果自己也变得抑郁起来。瞧，当我老老实实写下“这是抑郁症状”时，心里便完全明白了，这样的日记实在一钱不值。虽然我知道自己有点神经过敏。

当然罗，正因为这样才说我是个很好的心理观测医生。

但这样下去很危险。

今天对索德来进行观测，因为他体内镇静剂药效尚未耗尽。罪犯教养所常用大剂量施行麻醉，害得对这些人好几天都无法观测。

明晨四时要对安娜做“梦幻观测”^{*}，现在最好早点儿睡觉！

9月1日

纳狄丝博士说我昨天遇到的情形在她记忆中并不稀罕，并提请我一有疑惑就拿日记给她看。无论如何，只记即兴产生的想法——而非技术资料。什么也不要隐瞒删减，公正坦率是顶要紧不过的。

安娜的梦有趣而又伤感，狼竟变成一张煎饼！还是张如此令人恶心的、模糊和毛茸茸的煎饼。她的视觉意识在梦中清晰多了，但感觉意识仍很低。（记住：你自己的感情色彩别与观测资料录音在一起）今天已开始对她作激素疗法。

索德清醒过来了，可是一听说要进心理观测室接受诊治就发慌。他拒绝吃食，极度惊恐，还借口抱怨体内疼痛。我看他还没弄清这是什么类型的医院，便告诉他，他肉体没啥毛病。他说：“那你讲讲，要怎样来折腾我？”这样问话也情有可原，因为他表册上注有“暴力型”记号，所以穿着拘束衣^{*}。当我向他解释，目前必须对他强制管束以防自伤时，他却说：“那些人每次都一人审问，一人踢我”。这话愤怒而杂乱地重复了多次。是偏执狂原本固定的错觉症状吗？如果随

^{*} 原文为REM scoring, 即rapid eye movement, “快眼跳”。正常人睡眠的某一阶段, 眼球会快速颤动, 脑电图上可相应出现一种特殊形式的脑电, 这里利用其脑电形式探测人的梦幻。译注。

^{*} 拘束衣: 特为症, 犯人的紧身服装。译者

着镇静剂药剂的消失，这种错觉症状仍不减退的话，我就要照偏执狂的假定来进行诊治了。我查找了他的外肿内伤，做了X光透视，发现有两根肋骨破裂。他对我的印象还蛮不错。当我带着冲好的X光片去看他时，他还打听了我的姓名，并同意吃东西了。为这两根肋骨我还不得不向他道歉，同偏执狂打交道一开头就道歉可不是好事情。骨伤本应由提送单位或接收他的医务人员在表册上注明。这种疏忽真叫人痛快。

不过也有好消息，丽娜（孤独症研究第四题的对象）今天明白了一个第一人称的句子。看：在屏幕前景部位*的语言显示带上，深色的背景前突然出现了“我要睡在大房间”。

（她单独睡小房间是因为拉肚子，便频）。这个句子清楚地停顿了五秒钟之久。正好她心中思想时我从整个屏幕上见到它。有微弱的发音意识，但还达不到默念的程度，因为声音合成器上没有任何动静。她还没有说话，哪怕第一人称的自言自语也没有。我立即将此告知蒂奥，他测程一完便去问：“丽娜，你要睡哪儿？”“丽娜睡大房间。”无代词，也无针对性。但总有一天她会大声说出：“我要……。”在这句话基础上，最终就可能形成人格、个性。因为我要，于是我就这样干。

不知为何，老是心神不定。

9月4日

进城度两天周末，同B一道住在她北岸的新寓所里，她私人有三间房!!!但我着实不喜欢这种古老的建筑，老鼠跑蟑螂爬，给人陈旧和陌生之感，仿佛古代的灾荒岁月不

* 前景部位：意为屏幕上可遮挡，复盖其它画面的部位。就像电影中迭印在背景镜头上的字幕一样。译者。

知何故依然凝聚在那儿。回到这里我自己的小房间真高兴，这里完全属于我和同楼的朋友同事们。只可惜误了日记。因为带强制性，我很容易形成新习惯。

安娜病情明显好转：穿着整齐，头发梳了，正在打毛线。但观测时很呆板。脑电波输入到思维显示带时，她正顺从地努力摹想一块精美的夹有乳酪的薄烤饼。这时我请她想像一下煎饼，那毛茸茸的，令人恶心的，由平板变狼皮、又变煎饼的画面就填满了整个感觉显示带。不太坏的是，色彩和轮廓已强多了。我仍愿采用简单的激素疗法，不过别人肯定会建议用电痉挛疗法。^{*}要是我们从狼皮、煎饼这类东西着手，一份观测资料的综合病因分析是完全争得出来的。不过弄清病因又怎样呢？二十四年来她一直是个面包工人，健康状况很差。除非真有钱维持良好的激素平衡，那她还至少能忍受下去，但她根本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。

索德情绪平静但仍多疑。当我叫他来进行首次心理观测时，他惊恐万状。为消除他的紧张心情，我坐下同他谈论心理观测的原理和操作实施。他专心听完后问道：“你只用观测仪？”

我说不错。

“不搞电震？”

我说不搞。

“你能对我担保？”

我解释说我是个心理观测医生，从未摸过什么电震器之类，那完全是另一个部门的事。我说现在不是给他治疗而是要给他诊断。他听得很仔细。受过教育的人完全能区别诸

^{*}电痉挛疗法：用电打击精神病人，使其抑制病情发作的一种疗法。故事的主人公认为这种疗法很残酷。译者。

如“诊断”和“治疗”的不同含义。有趣的是他竟要我“担保”，这同偏执狂身份很不相称，既然根本不相信别人，干嘛又要别人向自己担保呢？后来他还是顺从地跟我走了。但一进观测室就停下了脚步，脸色发白地瞪着那些仪器。我开玩笑地说这是埃文博士的牙科手术椅，博士她常用这椅子接待精神病人。索德说：“但愿不是电椅才好！”

我意识到对有知识的患者，顶好别故弄玄虚，从而将一种虚构的权威和无益的服从心理强加给他们。（参见T·R·奥尔玛所著《心理观测技术》）我把椅子和脑电罩冠指给他看，并讲解了使用方法。他对心理观测仪多少有那么一知半解，他的提问就反映出的确受过工程教育。他按我的要求坐上椅子，当我给他戴上罩冠，系紧扣带时，他吓出一身冷汗。显然这样的气氛使他很紧张，就像丽娜到处乱拉肚子以后那种劲头。他闭上眼紧握椅把，以致从手掌到腕部都发白了，屏幕上也几乎一片惨白。过了一会儿我用玩笑的口吻问：“其实一点也不痛，对不？”

“这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么痛吗？”

“你说现在要开始了？”

“开始九十秒钟了。”

他睁开眼，在罩冠限制范围内环顾四周，而后问道：“屏幕呢？”

我解释说被观测者绝对不能看屏幕，否则会严重扰乱原本的真实情形。他问：“就像麦克风的反馈使音响失真那样吗？”这恰好是埃文博士曾用过的比喻。索德确为有智识的人。留神有智识的偏执狂更难以对付！

他问：“看见些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别吭声，我不要再看您的

语言显示，而要看心理思维。”他回答：“可你知道，我的心理关你什么事？”他口气很和善，象是开玩笑。这当儿恐惧的白色变成了深黑的表示强烈意志力的螺纹状。接着，在他停止讲话数秒钟后，一株玫瑰出现在整个思维显示带上*。这是个盛开的粉红玫瑰，形态质地都十分精美，整个画面清新而稳定。

他紧跟着问：“索伯尔大夫，我在想什么？”我答：“动物园里的熊”。连我自己也不知为何这样回答，为自己？那防备什么呢？他哈哈一笑，感觉显示带呈现为墨晶状，起伏波动，玫瑰也渐暗并随着波动起来。我说：“讲熊是开玩笑，您能再想想刚才的玫瑰吗？”这一下，屏幕重新恢复了表示惊恐的惨白。我说：“喂喂，我们首次观测就这个劲头实在太糟，您必须老老实实学会配合观测，我对您也必须了解大量的情况。所以请别再胡闹好不好？全身放松，随便想点什么。”

表示仓皇失措和喃喃低语的图形，符号铺满了思维显示带，感觉显示带则褪为代表抑制和隐瞒的灰色。玫瑰微弱地再现了数次。他力图把思想集中到玫瑰上，但未能办到。我看见稍闪即逝的几个镜头：我本人，我的制服，罪犯教养所的制服，一辆灰色轿车，一间厨房，暴力型罪犯牢房，（一种强烈的听觉意识图象——表示尖叫），一张写字台，上面放着些图纸。是套机器设计图。他停在图纸前并开始浏览。我看出他是有意不慌不忙地要让画面稳定清晰，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。我问：“那是什么机器？”他刚开头大声回答，接着马上改用我从耳机里能听见的低声说：“一种民用

* 索德问过主人公的姓名，其姓Rosa正好与英文中的玫瑰同音。这里说明索德脑力十分健全。译者。

运输的旋缸式发动机装配图。”也许说不定是另一种相类似的机器——当然，这些词句都确切地录上了磁带。我又高声重复了一遍提问：“是否机密图纸？”他大声答：“不是，我什么机密也不知道。”他对提问的反应强烈而复杂，每句话都犹如一阵陨石雨坠入池塘，环形水波迅速荡漾扩展至整个思维显示带，并影响到感觉显示带。整个屏幕到处都有反应。几秒钟后，屏幕前景的语言显示带上出现了一块大字幕，所有一切都被这大字幕挡住了。与图纸和玫瑰同样，这也是有意识设想的特写镜头。当他一遍遍默念字幕时，声音合成器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听觉意识：别往下想！别往下想！！别往下想！！！！

画面开始模糊颤动起来，发自躯体的电波增多了，很快他大声说道：“我疲倦了。”于是我结束了观测。（共12分30秒）

取下罩冠和夹具后，我从大厅内的食品橱里端出一杯茶。递过去时他显得很惊奇，随即热泪满眶。由于紧握椅把，他双手痉挛无法接茶杯。我叫他别怕，我是尽力要帮助他而不是伤害他。

他抬头看着我，两眼象观测仪的屏幕，但我却无法看懂。要是此刻罩冠还在他头上该多好。看来我命里注定没法在最理想的时刻使用观测仪了。他问：“大夫，为啥送我进这医院？”

我说：“为了诊断和治疗哇。”

“诊断治疗什么？”

我讲现在他也许记不得的那个图纸的小插曲，但他曾有过某些不正常的举动。他又问啥时候啥举动，我说治疗生效后一切就全清楚了。即便我了解他精神失常的原因，还是同

样得这样说，这是正当的医疗规程。但我觉得心虚尴尬。要是罪犯教养所的报告不保密，我将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他真象，接下来对他后来这段话也更好回答了——“我早晨两点被弄醒，随后就是监禁、审讯、拷打、麻醉。仿佛那段时间有点举止不正常，你说是吗？”

目前我暂且只好说：“人在精神受重压时，弄不好会误解别人的行为。把茶喝掉，我要送您回病房，您的体温在升高。”

“病房？”他不禁打了个寒颤。接着几乎绝望地问：“难道你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上这儿来？”

怪不怪？似乎他把我也包括进他那原本固有的错觉中去了，算成了“他的体系”之一部分。赶快到“莱因金库”^{*}里查实一下这方面的记载资料。要知道这会不知不觉地感染我，而现在已没时间来节外生枝了。

下午对安娜和索德的观测录像作一般判读分析。我从未见心理观测仪显示过如此逼真的图象——甚至也不是药物诱发的幻觉，如此维妙维肖的玫瑰，一个花瓣的阴影迭映在另一花瓣上，天鹅绒般柔软潮湿的花质结构，富有阳光色彩的粉红，也有鲜黄的花蕊——我敢肯定，要是仪器配有气味合成器的话，准保会飘香，没错——这实在不是人脑的想象，根本就是植根于大地的东西，它有生命，它在生长，花下面支撑着粗壮、多刺的茎杆。

太困了，非睡不可了。

^{*} 莱因金库：原文为Rheingeld 传说中有莱因仙女守护的莱因金。这里借此典故，并以美国心灵研究学会理事，著名心灵学家莱因教授之名，把收集保存典型精神疾病症状的资料档案称为“莱因金库”。译者。

这段记录还得再读一遍，看看写得对不对。当时情形和谈话内容有无出入，想法是自发产生的吗？反正这段记录对我很重要。

9月5日

午餐时与纳狄丝博士讨论了“意识阻抗”问题。对于无阻抗意识的对象（几个孩子和安娜这样的抑郁症患者）我进行过一段诊治，掌握了一些观测判断的技能，却从未见过索德这种警告自己“别往下想”的阻抗意识，也没遇到过他所采用的手法，并且整个二十分钟测程中，这种手法始终在起作用。他集中精力想他的呼吸，脉搏，肋骨痛和心理观测室里所能见到的东西。纳狄丝博士提出对后一种花招可以把他的眼睛蒙上，并且指出我应将注意力放在感觉显示带上，因为他不可能控制非思维的各种感情冲动。但令人惊奇的是，他的思维和感觉显示带相互干扰作用区竟那样大，引起共振那样严重。我相信他集中想呼吸节奏可使自己达到某种“超觉”境地。当然大多数所谓“超觉”现象不过是些神秘主义者的骗术，是一种对行为活动不讲科学分析的原始现象。

今天安娜为我想完了“我的一天”，从早到晚全那么阴沉单调。这可怜的灵魂！她一点没想到过食物，虽然她只靠最低的食物定量度日。唯一给画面带来瞬间光明的是一张孩子脸，眼睛乌亮，戴着顶粉红色针织小帽，圆圆的面颊，她在观测暂停的简短交谈中告诉我，她总是特地经过一个学校操场去上班，因为“喜欢看小家伙们跑跳喧嚷”。屏幕上现出了她丈夫，穿着又大又笨的工作服，烦躁地咕哝着。天晓得她知不知道已经几年没见丈夫的面和没听丈夫说话了。告诉她也等于零，跟她不知道一个样。

今天才注意到，她织的正是一顶粉红色小帽。

在纳狄丝博士一再推荐下，开始阅读迪·凯姆士的学术论文《不满现实》。

9月6日

观测的中间阶段，他又集中于呼吸了。我大喊：“弗劳瑞斯！”

两块显示带都发白了，但人体电波的干扰却难以排除尽，出现了疲劳。过了四秒钟，他懒洋洋地大声答应了。这不是什么“超觉”，而是有意识的自我催眠。

我说：“您的呼吸由仪器监听，我不需要知道你仍然在呼吸，真烦人。”

他说：“大夫，我可喜欢自己监听自己。”

我走过去，取下蒙眼布看着他。他有一张令人愉快的脸，人们常常看到这种脸型的人在机器旁操作，灵敏而有耐性，活像头毛驴。想这些真无聊，但既然要把各种自发性的想法记入日记，我就不能删掉它们。毛驴般的傻瓜的脸都挺好看，你说他们愚蠢又执拗，可瞧着却一个比一个聪明沉着，仿佛他们忍辱负重而毫无怨言，并且深深懂得某种不应有怨言的原因。他们眼周的白圈使其显得怎么也不像有意识阻抗。

“可是您呼吸越多，思维就越少”，我回答他，“我需要您配合，我尽力在探讨您害怕什么。”

“我知道我怕什么，”他说。

“干嘛不告诉我？”

“你没问过我呀。”

“简直太没道理了！”我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因为一个精神病人“没道理”就对他发火，真未免叫人笑掉大牙。“就算是吧。那我现在问你。”

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怕电击，怕智力被摧毁，怕一直留

在这儿，或者当什么都记不起来时就撵我出去。”

我说：“这就对了。那我观测时您干嘛不想这些？”

“干嘛又要想呢？”

“干嘛不想？您已经告诉我了，干嘛就不能想？我要看你思维的色彩！”

“我思维的色彩关你屁事！”他愤怒地说。但此刻我已移到屏幕前，观看了这些毫无意识阻抗的思想活动。当然我们的谈话都录了音。我研究了整整一下午，这段讲话的图象令人消魂夺魄，言词两侧各有一道表示发音意识微弱，近乎喃喃低语的能级线——这表示不是冲口而出，而是边思考边说。所有感觉和情绪的反应，变态都复杂而粗犷。举例说，他“看”我这一心理，就有三种不同的显示图象，也许更多——分析这些能不困难？而思维与感觉显示的相互对应情形又如此耐人寻味，老记忆和新思绪一个劲地更迭转换，整个心理状态便形成于这团错综复杂之中，恰似他研究的那台机器，名堂多得要命却又精确协调一致，如玫瑰花瓣一般。

当他发现我在观测，马上吼叫起来，“小贼眼！该死的小贼眼！别来缠我，滚你的蛋！”他伤心地哭喊着，屏面上连续几秒钟出现了一个清楚的幻想：他扯断了手臂和头部的扣带，踢碎仪器冲出大楼。大楼外，黄昏的天穹下，一个满是低矮的干草的平坦小丘上，他独自兀立。这当儿他正夹在椅子上啜泣。

我停下测程，摘去罩冠，问他要不要吃点茶，他拒不作答。于是我解开他的双臂，递上一杯，还告诉他今天有糖，满满一盒糖，茶杯里已放过两块了。

他喝了两口，由于对自己的哭喊感到有点害臊了，便用一种稳重老成的挖苦腔调说，“你知道我爱吃糖？准又是观测